

张翎:我写污泥浊水做成的女人

张翎因其小说《余震》而为读者所熟知。2010年,这部被导演冯小刚以《唐山大地震》之名搬上大银幕的文学作品,将旅居加拿大的著名华人作家张翎带入了大众读者的视野。

关注人类个体,尤其女性在灾难后的生命重建,始终是张翎作品的核心。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《归海》,是张翎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”之一,作家将笔触伸向经历战灾难的女性。

战争、女性、记忆、生命重建,这些关键词的碰撞,构成了《归海》的叙事。近日,张翎携新书来宁分享创作体悟,她说,希望“战争灾难带给人类的持续的创伤”能够得到正视和疗治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/文 牛华新/摄



张翎

听力康复师与战争题材文学的纠缠

张翎的写作经历,迥异于大多数作家。

恢复高考后,张翎从故乡温州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。毕业后去了加拿大、美国,于199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安定下来。年轻的张翎有着强烈的作家梦,但她的职业与她热爱的文学没有太大关系。她是一家医院的听力康复师,那是她维持生计的本职工作。一开始,张翎甚至对工作充满了憎恨,“我很憎恨这一份工作,它吃掉我八个小时。一个人一天中能有几个八小时?”

随着时光的推移,张翎的想法有了改变。听力康复不仅是赖以糊口的职业,而且为她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户。诊所接待的患者,除了普通的听力不太好的老人,还会有从不同战场退役的军人,“一战的,二战的,朝鲜战场的,越南战场的,中东战场,维和部队的。越有一大批是从世界各地涌过来的战争难民。”

病人带着不同的气息来到张翎的诊所,他们经历的灾难和战争虽然已是沉默的过去,但战争和灾难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从身体到精神的创伤,却清晰可见,而且几乎终身维持。兼有文学敏感性与医学专业性的张翎察觉到,“灾难本身是个事件,它有始也有终,但战争留下来明显或者不那么明显的创伤,经常是无法用时间来鉴定的。它是一个潜流,在人的这一生中也许会走很远,像油烟一样粘在身上,清洗不掉。甚至可能在这个人的生命消逝之后,这种遗留的创伤,在不经意间会影响到他的子女。”

长篇小说《劳燕》的诞生,正是基于这样的察觉。

张翎将小说的背景置于抗日战争背景之下,故事的地域则选择了她熟悉的南方茶园。日军的空袭,扰乱了茶园的宁静,改变了女主人公阿燕的命运。她被孤零零丢在凶险的世界,家国灾难,亲人死亡,情感破碎,生存艰辛,所有的一切凝聚在阿燕身上,归结为一个问题——怎样才能活下去?

《劳燕》是张翎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”的第一部。之所以将系列作品命名为“战争的孩子”,张翎解释说,因为作品的内容并不是直面战争,而是关注战争的后果,即战争灾难带给人类的持续的创伤。

战争中的女性:温州女孩春雨及其他

《归海》是张翎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”的第二部。

华裔英语教师袁凤带着母亲袁春雨移居加拿大后,和听力康复师乔治·怀勒组建了温馨的跨国家庭。几年后,母亲袁春雨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去世,女儿袁凤从养老院寻回母亲的遗物,其中有一些神秘的物件——残存晶粉的玻璃瓶、母亲在野战医院的留影,以及高中英语教师的相片。

为了解开母亲留下的谜团,袁凤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,重返祖国。在上海,在故乡温州,她沿时光之河逆流回溯,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残酷岁月,“看见”了青年袁春雨作为女儿、母亲、妻子和爱人的惊心动魄的过往。

在传统的战争文学中,女性通常是被忽略的对象。张翎则将柔弱的女性置于残酷的战争之下,书写她们承受的耻辱和创伤,“这种创伤不仅是战争本身给的,也是我们长远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偏见带来的。你没有办法解释,然后它常常又是隐形的,影响一个人的一生。”

就应对创伤而言,张翎察觉了女性和男性的不同,“男性的姿势是有分贝的,他是响亮的,是爆发性的,是瞬间的。说到男人的反抗机制,我常常脑子里想到的会是钢铁、石头这一类的东西。但是女人,我会更多想到是水,不是贾宝玉说的那些玉洁冰清的女孩子那样的水。是污泥浊水,在很恶劣的环境里,水看上去很脏,但它是滋养万物的,它可以保全自己的。”

晚年的袁春雨,跟随女儿定居异国他乡。远离伤害过自己的战争,远离留下痛苦记忆的故土,当女儿步入幸福的婚姻后,无坚不摧的母亲终于放弃了一切克制和隐忍。战争留下的创伤在她身上全面爆发,她幻听,精神失常,怀疑一切,在惊悚中走向生命的尽头。

污泥浊水的柔弱与强悍,《归海》书写得淋漓尽致。

活着就是最大的重建

由于自身独特的经历,跨文化、跨种族、双重甚至多重的视野,成为张翎小说显著的特点。

在创作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”时,张翎注意到,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学语境里,都似乎都更倾向于“治愈”的结果,“东方的言语里有凤凰涅槃、化蛹成蝶、废墟里重建这一类。西方也一样,会说‘打不死你的,会使你更强大’。每一朵乌云都有银边’。但我想说的是,这不是唯一的模式。人们在灾难中倒下来的姿势是一样的,但是站起来姿势可能是百种千样的。”

张翎的小说关注灾难和战争后的重建,她塑造出来的人物,并不按照惯常模式达成生命的成功重建。

“我们得接受生活的现实,不是每个人可以从废墟里站起来就变成凤凰,也不是每一个蛹都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变成蝶。有一种人,她就是知道,要带着这根刺给的疼痛和不适感继续生活下去,长久地生活下去。我在诊所里就看见了这样多样化的一个人的复原的反弹的能力,这样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崇敬。”

张翎书写女性,又不止于女性。张翎书写战争,又不止于战争。通过文学的书写,她想表达,活着就是最大的重建,“只要你活着,那么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可以被探索的。灾难无可庆贺,战争无可庆贺,即使是战胜的一方也是无可庆贺。真正可以庆贺的,是人的顽强的生命力,强悍的生命力。在大灾大难之下依旧活下来,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。”



《归海》张翎著 作家出版社 2023年10月

■对话

尽管有一万个诱惑 我一直坚定地用母语写作

读品:你毕业于英美文学专业,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经验,为什么一直坚持用汉语创作?

张翎:我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,后来在加拿大获得的第一个学位,也是英语文学专业。我可以用英文写,但是我总觉得在母语里的那种舒适,永远不可能与在第二语言里相比。母语里的那种舒适,我用个比喻,就像是发情的驴子在地上打滚,那种恣意,随心所欲,我可以把语言这根绳子或者钢丝弯成想要怎样就怎样,这个就是传神。可是在第二语言里,就只能是达意,讲一个故事。有过在母语里的那种状态,如果我只是中规中矩地讲个故事,就不满足。所以这么些年,尽管有一万个诱惑,我一直坚定地用母语写作。

读品:但是《归海》一开始其实是用英文写成,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家出版社的中文版《归海》。

张翎:《归海》的第一个版本还真是英文版,这跟之前的《劳燕》有一点关系。《劳燕》用中文写成,之后出了英译本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读译本的,谁也不知道张翎是谁,但是真有人读了这本书,读完了之后还在网上发了评论。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万多个评分了,出版社说,你去看看。我说我不要看,但是出版社说你应该知道读者的想法。然后我喝了一杯酒就上去看了。几乎是第一个评论,“哗”一下给我打蒙了。那位读者说,在读《劳燕》之前,从来不知道日本人侵略过中国,他说,真的谢谢我让他知道了这个历史知识。就是那条评论,让我产生了要直接用英文写,告诉英文读者,中国发生的战争往事。

读品:《归海》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有什么不一样吗?

张翎:小说的英文版写完了之后,我在很恰当的时候碰到了出版社的编辑,她说应该写一个中文版。但我想告诉大家,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本,在英文版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,为什么呢?因为英文读者对细密的故事

细节不是很感兴趣,所以我用比较简洁的手法写历史。但是回过来我就想,中国的读者,对这里讲的事件背景已经完全知道了,不需要再解释。但是,比方说这里面有个脑受伤的主人公叫呆头,在我老家的方言,就是温州方言里,差不多10个男孩站在那,有三四个有过这种被别人叫作呆头的经历,所以叫呆头不是个事儿。但是在英文里,如果你叫一个人dumb head,天呐,这是个很大的侮辱。所以,这一段我就要详细地写,渲染这个“呆头”不是那个“呆头”。然后我会加大量的文字在里头,把段落之间的过渡,把一些中国读者不熟悉的加拿大的背景,要补进去。所以从篇幅上来讲,中文版的小说几乎是一个重写的过程,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。

读品:你的作品读起来非常流畅,但是读过以后能感觉到写作过程中的精心构架?这种细节的设置,或者说“包袱”,是有意为之吗?

张翎:其实影视作品对我是有影响的。我跟冯小刚导演合作过两次,我记得冯小刚导演跟我说的话。无论我说一个剧情是怎么样的,一句台词是怎么样的,他永远问我:“他为什么这么说?背后的理由是什么?他做了这件事情,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,你给我一个后面的逻辑支撑。然后你可以这句台词不要,彻底留白,都没有关系。但是这留白里边你要经得起很多人的询问,为什么会这样?”

电影人的话,对我写小说很有启迪。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,酷爱形容词,酷爱成语,那四五个字的,一个一个地叠加起来,觉得砖头搭房子一样很过瘾。当你慢慢成长,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,就突然觉得,形容词最好一个都不要。我会有意识地用一个或者一些细节来表述我想说的话。我会非常小心地盘算着我的细节,但是又要小心,细节铺垫不能太多了。如果一棵树太密了,光就透不进来,我会有意识地剪枝,让光透进来。细节要有,但是要有关键的细节,不是一系列的堆积。

大读家
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读书人,写作者